

世界小说大师名篇必读

肖像

果戈理 ◎著 刘开华 ◎译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肖像

[俄]果戈理 著

刘开华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像/(俄罗斯)果戈理著;刘开华译.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1
(世界名篇必读)
ISBN 7-5033-1749-3

I.肖… II.①果… ②刘…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6354 号

书 名: 肖像

作 者: 果戈理

译 者: 刘开华

责任编辑: 姜念光

装帧设计: 乔 玉

责任校对: 郭艳徽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诚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6.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749-3/I·1347

定 价: 1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一八五二年三月四日，俄罗斯文学大师果戈理溘然长逝。在他的寓所里，街区督察普罗托波夫一一清点了死者的遗物。“一件相当旧的黑呢面貌绒皮袄，两件旧黑呢礼服……”去世的尼·瓦·果戈理的财产共值银币四十三卢布八十八戈比。

物质生活堪称寒酸的果戈理在尘世间的逗留也可谓“行色匆匆”：竟没有活到四十三岁。然而，果戈理又是相当富有：在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的“黄金时代”，只有他得以与普希金平分秋色，各领风骚。普希金开拓了俄罗斯诗歌的新天地，被尊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而果戈理营造出俄罗斯散文的新世界，被誉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奠基人。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一八〇九年三月二十日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小镇上。他二十二岁时写出《狄康卡近郊夜话》，普希金称之为俄罗斯文学中“极不平常的现象”；二十六岁时发表中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被别林斯基推崇为“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二十七岁时他以《钦差大臣》轰动京城；三十三岁时用《死魂灵》“震撼了整个俄罗斯”；三十八岁时他推出的《与友人书信简选》掀起一场空前激烈的思想论战……一

八五二年他在病危中再次烧毁了重写的《死魂灵》第二部，几天后便撒手人寰。

果戈理在尘世间苦苦奋斗的时间不过四十三个春秋，但他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却十分丰厚。他在小说、戏剧、散文等领域都写下了不朽之作。本书《狂人日记》收入的六部小说取自《小品集》，它们皆是果戈理在中短篇小说园地里脍炙人口的名篇。

小说《狂人日记》写于一八三四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就被译介到西方。在这部小说里，果戈理是以一个疯子的眼光看世界，以疯子的变态心理折射出疯子生活于其中之世界的不正常不公平现象。从艺术手法上看，这里运用的是“双重折射”。将军们、司长们的道德面目是通过小狗美琦的眼中“折射”出来的，疯子波普里辛的日记则折射出帝俄官僚机器的全部腐朽本质。主人公波普利辛既是一个受挤压的小人物，又是那个官僚社会的一分子，是一个既可怜又可悲的狂人。他看似痴狂的话语道出了常人不敢说出的话：“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官廷侍从官和将军们捞去了……”小说结尾的呼号——“妈妈，可怜可怜你的病孩子吧！”与其说是狂人承受不了那非人的待遇而发出的求救之声，不如说是作家本人对当时社会的愤怒控诉和深情呐喊。

《外套》被公认为这组“彼得堡故事”之思想艺术的高峰。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俄罗斯作家像果戈理那样，通过小说把小人物那微不足道的快乐与深沉的痛苦以如此震撼人心的真实与力度展示出来。《外套》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小官吏做了一件新外套，刚穿一天就被强盗抢走了；他又急又恼，在遭“大人物”一顿训斥之后，一病不起。但在果戈理笔下，一件普通的外套，一件最平常不过的物品竟成为一个人无比的快乐和致命的悲哀的源泉，并最终导致这个人的死亡——这冷酷、可怕的现实真令人毛

骨悚然。《外套》篇幅不长,但影响深远,它充分表达了果戈理同情弱者、维护人权的人道主义激情。

如果说《外套》是一曲小人物不幸命运的挽歌,那么《肖像》就是对大都市里金钱诱人堕落这一现代文明景观的生动写照,《马车》则是“出自于大师手笔的一篇幽默特写”(别林斯基语)。至于《涅瓦大街》,它通过中尉皮罗戈夫和艺术家皮斯卡廖夫这两个人物不同的遭遇,揭示了京都彼得堡乃是庸人的乐园,天才的坟墓,在那里一切都可以用金钱买到,连人的感情也沦为市场上可以买来买去的商品。

在这组“彼得堡故事”中,比较独特的要算是《鼻子》。小说以热衷于升官发财的八等文官柯瓦廖夫丢失鼻子这么一个怪诞荒唐的情节,辛辣地嘲讽了彼得堡官僚们不择手段追名逐利的虚荣心态,鞭挞了现代文明社会人们心灵的扭曲。《鼻子》所展示的魔幻手法在艺术构思上是十分大胆的,这在果戈理那个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实属罕见,它预示了二十世纪以降才相当流行的艺术倾向。

果戈理曾谈到,人们对他的创作发表过许多议论,但都未能触及其主要特征。他认为,只有普希金觉察到了。诗人对他说:“还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有过那样的才华,善于把生活中的庸俗那样鲜明地描绘出来,把凡夫俗子的庸俗那样有力地勾勒出来,使得所有容易滑过的琐事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大家眼前。”只有果戈理具有这样的才华,这样的讽刺艺术才能。他的“含泪的笑”具有强烈的“振其邦人”的力量。

果戈理的这些中短篇小说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果戈理的《外套》中孕育出来的。”这一

确认,毋庸置疑地印证了果戈理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而在我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亲自把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和《马车》译成了中文,足见果戈理的影响早已远远地超出了俄罗斯国界。

周启超

目 录

前 言	周启超 1
狂人日记	1
外 套	27
肖 像	59
马 车	118
涅瓦大街	132
鼻 子	170

狂人日记

10月3日

今天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早上我起来得很晚，当玛夫拉给我拿来刷好的皮靴时，我问她几点钟了。一听说钟早就敲响十下了，我赶紧穿衣服。说实话，我真不该去司里上班，因为我事先就知道我们的科长会做出怎样一副酸溜溜的表情。他老早以前就对我说：“你是怎么回事，老弟，你这脑袋瓜子怎么总是糊里糊涂的呢？有时你慌慌张张、毛手毛脚的，把事情搅得一塌糊涂，即使撒旦本人来了也理不清。你把爵位的头一个字母写成小写的，既不写日期，也不标号码。”这个可恶的长脚鹭鹭！他一定是妒忌我坐在司长的办公室里为大人削鹅毛笔。总之，如果不是我希望见到出纳，从那个吝啬鬼那里预支一点薪俸的话，我真不会去上班。那也是个混账！要让他什么时候提前一个月发薪水，那得等到世界末日到来以后。你去央求他吧，不管你说多少好话，也不管你有天大的困难，他就是不发，那个白头发的老鬼。而在家，连女厨子都抽他的嘴巴。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我看

不出在司里上班有什么好处，一点财源也没有。而在省公署、民政局和税务局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那儿，你瞧吧，有的人往角落里一躲，就能写点什么。他身上的燕尾服肮脏得很，那副嘴脸让人看了就想啐唾沫。可你瞧他租的是一幢多么豪华的别墅啊！镀金边的瓷茶碗你别往他那儿送，他会说：“这种礼物是送给医生的。”你要送就得送给他一对大走马或者一辆轻便马车，再不然就送价值三百卢布的海狸皮。从外表上看，他是那么老实，说起话来那么委婉：“劳驾您了，请把小刀借给我修修笔。”而背地里，他会把申请人敲诈得倾家荡产。不错，我们的职务倒是高尚的，到处都干干净净的，这在省公署是永远也看不到的：红木桌子，所有的长官都以您相称。是的，说实话，如果不是职务高尚，我早就离开司里了。

2 我穿上旧外套，带上雨伞，因为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街上没什么人，只碰到几个用衣襟盖住脑袋的婆娘，几个打着伞的俄国商人，再就是几个信差。至于上等人，我只看到一个我们这样的官员。我是在十字路口看到他的。我一看到他就立刻对自己说：“嘿，你别蒙我，亲爱的，你不是去司里上班，你是在追前面跑着的那个小妞，在看她那双白嫩的腿呢。”我们这些官员是多么狡猾的人呀！真的，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军官：只要有戴小呢帽的女人走过去，他准能跟她勾搭上。我正这么想着，看到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在我正路过的商店门口停下了。我立刻认出来了：这是我们司长的马车。“可他不需要到商店来呀，”我想着，“一准是他的女儿。”我靠到了墙边。仆人打开车门，于是，她像一只小鸟一样从车里飞了出来。她是怎样向左右顾盼了一下，眉毛和眼睛是怎样闪动了一下……我的天哪！我完了，彻底完蛋了。她为什么要在这种雨天里出门呢。你现在再说女人们不疯狂地喜欢那

些各式各样的衣服吧。她没认出我来，而我本人有意识地竭力用外套挡住自己的脸，因为我身上的外套非常脏，而且还是旧式样。现在的斗篷都时兴长领子，可我身上的却是双层的短领子，而且呢子根本没有蒸煮过。^①她的小狗没来得及跳进商店里，被留在了街上。我认识这只小狗，它叫美琦。我站在那儿还不到一分钟，忽然听到一个尖细的声音：“你好，美琦！”真是怪事呀！这是谁在说话呢？我环视四周，看到两位打着伞的女士：一位是老太婆，另一位是年轻的，可她们已经走过去了；而那个声音又在我身旁响了起来：“你做得太不对了，美琦！”真是活见鬼！我看到美琦与跟在女士们后面的小狗互相闻了闻。“嘿！”我对自己说，“快打住吧，我是不是喝醉了？我好像很少碰到过这种事情。”“不，菲杰尔，你错怪我了，”我亲眼看到，这是美琦在说话。“我是，汪！汪！我是，汪，汪，汪！害了一场大病。”啊，你这只小狗崽！老实说，听到它说人话，我十分惊讶。但过后，当我把所有这一切都认真考虑过之后，我不再惊讶了。的确，世界上已经发生过许多类似的事情。听说，在英国有条鱼游出水面，用一种古怪的语言说了两个词，学者们费尽心血，研究了三年，到现在也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来。我还在报纸上看到，有两头母牛来到小铺，要买一磅茶叶。然而，说实话，我最为惊奇的是听到美琦说的话，它说：“我给你写信了，菲杰尔，大概波尔康没有把我的信送到你那儿。”我若撒谎，就让我领不到薪水！我这辈子还从未听说过狗会写信。只有贵族才会正确地写信。当然，一些商人、办事员，甚至一些农奴，有时也能写点什么，但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多数都是些呆板的文字：没有逗号，没有句号，也不讲文体。

① 蒸呢是一道工序，若不把呢子蒸煮一下，衣服遇潮即缩水。

这件事使我惊诧不已。说实话,最近以来,我开始时常听到和看到一些无论谁都没听到和看到的事情。“走吧,”我对自己说,“跟着这条小狗走,弄明白它是谁,在想些什么。”

我撑开伞,跟在两位女士后面走去。她们走过豌豆街,转向小市民街,然后又走上木匠街,最后来到了科库什金桥,在一幢大房子前面停下了。“这房屋我认得,”我对自己说,“这是兹韦尔科夫的房子。”好一个大车店!里面什么样的人没有呀:多少女厨子,多少外来的人呀!而我们这样的官员像狗一样一个叠一个地挤在一起。那里还有我的一个朋友,他吹小号吹得挺不错。女士们走上了五层楼。“好,”我想,“现在我就不跟上去了,只是记住这个地方,一有机会,我就会来的。”

10月4日

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我来到我们司长的办公室。我特意来得很早,坐下来后把所有的鹅毛笔都削好了。我们的司长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整个办公室里都摆满了书柜。我看了看其中一些书的书名,都是深奥的。那么深奥的学问,我们这样的人根本看不了:不是法文书,就是德文书。你若看看他的脸:嘿,两眼炯炯有神,威风凛凛!我还从未听到他说过一个多余的词,只是在你把文件呈递上去的时候,他才问:“外面天气怎样?”“潮湿,大人!”是啊,我们这样的人怎么配跟他说话呢!国务在身的要人!但我发现他特别喜欢我,如果他的女儿也……哎呀,不要脸!……没什么,没什么,别说了!我读了读《蜜蜂》^①。法国人真是些

① 十九世纪俄国的一种报纸,全称为《北方蜜蜂》。

蠢货！喏，他们想干什么呀？真应该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抓起来，用树条抽打他们一顿！我在那上面还看到一篇描写舞会的、非常有趣的文章，是一个库尔斯克的地主写的。库尔斯克的地主很会写文章。看完之后我发现已经十二点半了，可我们的上司还没有从自己的卧室里出来。但大约在一点半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任何语言都难以描述的事情。门开了。我以为是司长大人出来了，就手拿文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但这是她，是她呀！我的老天爷，她是怎样一身打扮呀！她身上的连衣裙是白色的，像白天鹅一样。嘿，多么雍容华贵啊！她看了我一眼。太阳，简直就像太阳一样！她行了个礼，说：“爸爸没上这儿来过吗？”哎哟哟！多么动听的嗓音啊！金丝鸟，真的，金丝鸟！“小姐，”我本想说，“别下令折磨我，假如您想折磨，那就用您那双高贵的小手来折磨吧。”但真见鬼，我没能说出口来，只说道：“大人不在。”她看了我一眼，看了看书，把手帕掉到了地上。我飞快地跑过去，在可恶的镶木地板上滑了一跤，差点儿摔个嘴啃泥，但我站稳了，拾起了手帕。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手帕呀！最精致的，细亚麻布的——香味，沁人的香味，一股浓浓的、将军府上才有的高雅的气味！她道了谢，微微一笑，甜蜜的小嘴唇几乎没有动，然后就走了。我又坐了一个小时，突然仆人走进来，说：“回家吧，阿克先季·伊万诺维奇，老爷已经出门了。”我极不喜欢和仆人打交道：他们总是懒洋洋地坐在前厅，连头都懒得向你点一点。这还不算什么。有一次，他们当中的一个骗子竟然站都没站起来，就想给我敬烟。你知道吗，蠢才，我是官员，我是出身高贵的官员。但我拿起帽子，自己穿上大衣，因为这些先生从来不伺候你穿衣服，然后就走了。在家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后来我抄写了一首绝妙的小诗：“一小时没见心肝，如同分别了一年；我憎恨自己的生活，这种日子

可怎么过。”^① 这可能是普希金写的。晚上我裹着大衣，来到小姐家的大门口。我等了好久，不知她是不是出来坐车，我想再看一看她。但是，没有，没出来。

11月6日

科长真把我气坏了。我来到司里之后，他把我叫到自己跟前，对我说：“喏，请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什么做什么？我什么也没做呀，”我回答道。“哼，好好想一想！要知道，你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也该长点脑子了。你成天想什么呢？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鬼把戏？你竟然追逐上司家的大小姐了！哼，你瞧瞧你自己那副模样，想想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个草包，蠢才一个。你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你也不照照镜子，竟然异想天开！”真见鬼，他的脸有点像药铺里的玻璃瓶，脑袋涂抹得像个花结似的，向上昂着，上面还有一绺蓬起的头发，所以他就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我明白，明白他为什么朝着我发火。他妒忌了，他可能看到上司对我特别青睐。我连睬都不睬他！当个七等文官有什么了不起的！给表配上一串金链，再花上三十卢布定做一双皮靴——见他的鬼去吧！难道我是个平民出身的人，是个裁缝或者士官的儿子？我是个贵族。我也会一步步升上去的。我才四十二岁，正是开始飞黄腾达的好时候。等着瞧吧，朋友！我也会成为上校，而且如果顺利的话，还会当上更大的官。我也会获得声誉，而且比你的声誉要大得多。你以为除了你以外就没有正经人了？给我穿上一件鲁奇^② 缝制的时髦的燕尾服，戴上一条

① 这是俄国诗人H·n·尼古拉耶夫(1758—1815)写的几句诗。

② 鲁奇是当时彼得堡有名的裁缝。

你戴的那样的领带。那时你想来给我擦鞋帮，我还不要呢。没钱——这才要命呢！

11月8日

上剧院看了一场戏，上演的是俄国傻瓜菲拉特卡^①。好一通笑。另外还演了一个轻松喜剧，里面一些可笑的诗句谈到法院监察官，特别是讲到一个十四等文官，措辞非常放肆。我很奇怪，书刊检查机关怎么会放过了它。而谈到商人们时，毫不隐讳地说他们欺骗人民，说他们的孩子打架斗殴，竭力钻营，想当上贵族。还有一段关于记者们的讽刺歌，说他们都喜欢骂人，说作者请求观众给予支持。现在作家们写的可是一些非常叫人开心的剧本。我喜欢上剧院看戏，只要兜里有点钱，就非去剧院不可。而在这帮官员中有一些蠢猪，他们从来不上剧院，这帮乡巴佬，除非白送他票。有个女演员唱得真好。我想起了那位……唉，不要脸！……没什么，没什么……别说了。

11月9日

八点钟我上司里去了。科长装出那么一副样子，就好像根本没看到我来了。我也装出一副样子，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重新翻阅并核对了公文。四点钟下班了。经过了司长的住宅，但谁都没看见。饭后大部分时间我躺在床上。

① 指俄国作家彼·格·格里戈里耶夫创作的轻松喜剧《菲拉特卡与米罗什卡》。

11月11日

今天我坐在我们司长的办公室里，给他削了二十三支羽毛笔，也为她，哎哟哟！……为大小姐削了四支笔。他非常喜欢在笔筒里多插一些笔。嘿，他一定是个聪明的人。他总是沉默不语，但我想，他肯定把一切都考虑到了。我非常想知道他考虑最多的是什么，在这个脑袋里正在拿定什么主意。我真想贴到近前，看看这些先生们的生活，看看所有那些费解的事情和宫廷内的鬼把戏，看看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怎样生活，在做些什么。这一切我真想知道！我有好几次想跟大人谈一谈，可是，真见鬼，舌头总不听使唤：只能说上一两句外面很冷或者很暖和之类的话，然后就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非常想窥视一下客厅，可我只能偶尔看到打开的门，而在客厅后面还有一个房间。啊，多么阔绰的摆设呀！那是什么样的镜子和瓷器呀！真想偷偷地看看那儿，看看小姐住的那几个房间——这才是我非常想看的地点呢！窥视一下闺房：看看所有摆放在那儿的瓶瓶罐罐以及吹口气都怕吹折的娇嫩的花，看看她扔在各处的薄如蝉翼的衣服，真想窥视一下卧室……那儿，我想，一定像仙境一般，那儿，我想，一定是天堂，天上都没有的那种天堂。真想看看那个小板凳，看看她起床后怎样把自己那白嫩的脚放在那上面，怎样往那白嫩的脚上穿像雪一样白的袜子……哎哟哟！没什么，没什么……别说了。

今天，我好像突然醒悟了过来：我想起了我在涅瓦大街上听到的两只小狗的那次谈话。“好，”我暗自想道，“我现在就会把一切都探听个一清二楚。应该把这些小癞狗之间的来往信件弄到手，从那些信里我准能看出些什么来。”说实话，有一次我甚至把美琦唤到自己跟前，对它说：“听着，美琦，现在只有我和你在这

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把门锁上,所以谁也看不到我们。你把你所知道的有关小姐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她是什么样一个人,在做些什么?我向你起誓,绝不把你说的话泄露给任何人。”但这只狡猾的小狗夹起尾巴,缩成一团,悄悄地从门口跑了出去,就好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我早就料想到:狗比人聪明得多。我甚至坚信它会说话,只不过它有股犟脾气而已。狗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家,它能觉察出一切,觉察出人的举动。不,不管怎样,明天我一定要上兹韦尔科夫家去一趟,详细盘问菲杰尔,如果可能的话,就把美琦写给它的所有的信都截走。

11月12日

下午两点钟我出发了,一定要看到菲杰尔,并且详细盘问它,我极不喜欢白菜,它那股味儿从小市民街上所有的杂货铺里扑面而来,而且每一座房子的大门口附近也都散发着那样一股难闻的气味儿,使我只好捂住鼻子,没命地跑开了。还有一些卑劣的手艺人从自己的作坊里放出那么多黑烟,让上等人根本没法儿在这里溜达。我爬到六层楼上,摇了摇门铃,走出来一个还不算太难看的、脸上有些小雀斑的小姑娘。她的脸微微一红,我立刻明白了:你呀,亲爱的,想找情郎了。“您有什么事?”她问。“我想和您的小狗谈一谈。”小姑娘呆住了。我立刻看出来:这妞儿够蠢的!这时小狗吠着跑了过来。我想抓住它,可是这个可恶的家伙差点儿没咬住我的鼻子。但我看到角落里有一个柳条筐,那是它的一个窝儿。哈,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我走到跟前,把筐里的干草翻了个个儿,使我十分高兴的是,我拽出了一小捆小纸片。可恶的小狗一看到这种情况,开始咬我的腿肚子,